

萬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主編 王雲五

王成公全書

(四十)
王守仁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書全公成文王

(四十)

著仁守王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種千一集一第一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書全公成文王
冊四十
著仁守王

路南河海上
五雲王人行發
路南河海上
館書印務商所刷印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所行發

版初月二十年二十二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檣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COMPLETE WORK OF
WANG YANG MING

BY WANG SHOU JEN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3
All Rights Reserved

王文成公全書

卷三十七

附錄六 世德紀

傳

王性常先生傳

張壹民撰

王綱字性常一字德常弟秉常敬常並以文學知名性常尤善誠鑒有文武長才少與永嘉高則誠族人元章相友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測也元末嘗奉母避兵五洩山中有道士夜投宿性常異其氣貌禮敬之曰君必有道者願聞姓字道士曰吾終南隱士趙緣督也與語達旦因授以筮法且爲性常筮之曰公後當有名世者矣然公不克終牖下今能從吾出遊乎性常以母老有難色道士笑曰公俗緣未斷吾固知之遂去誠意伯劉伯溫徵時常造焉性常謂之曰子真王佐才然貌微不稱其心宜厚施而薄受之老夫性在丘壑異時得志幸勿以世緣見累則善矣後伯溫竟薦性常於朝洪武四年以文學徵至京師時性常年已七十而齒髮精神如少壯上問而異之親策治道嘉悅其對拜兵部郎中未幾潮民弗靖遂擢廣東參議往督兵糧謂所親曰吾命盡茲行乎致書與家人訣攜其子彥達以行至則單舸往諭潮民感

悅咸扣首服罪威信大張回至增城遇海寇曹真竊發鼓譟突至截舟羅拜願得性常爲帥性常諭以逆順禍福不從則厲聲叱罵之遂共扶舁之而去賊爲塗坐性常日羅拜請不已性常亦罵不絕聲遂遇害時彥達亦隨入賊中從傍哭罵求死賊欲并死之其會曰父忠而子孝殺之不祥與之食不顧賊憫其誠孝容令綴羊革裹尸負之而出得歸葬禾山洪武二十四年御史郭純始備上其事得立廟死所錄用彥達彥達痛父以忠死躬耕養母龜衣惡食終身不仕性常之歿彥達時年十六云

遜石先生傳

祭酒胡儼撰

翁姓王氏諱與準字公度浙之餘姚人晉右軍將軍義之之裔也父彥達有隱操祖廣東參議性常以忠死難朝廷旌錄彥達而彥達痛父之死終身不仕悉取其先世所遺書付翁曰但毋廢先業而已不以仕進望爾也翁閉門力學盡讀所遺書鄉里後進或來從學者輒辭曰吾無師承不足相授因去從四明趙先生學易趙先生奇其志節妻以族妹而勸之仕翁曰昨聞先生遜世無悶之誨與準請終身事斯語矣趙先生愧謝之先世嘗得筮書於異人翁暇試取而究其術爲人筮無不奇中遠近輻輳縣令亦時遣人來邀筮後益數數日或二三至翁厭苦之取其書對使者焚之曰王與準不能爲術士終日奔走公門談禍福令大嘲之翁因逃入四明山石室中不歸者年餘時朝廷督有司訪求遺逸甚嚴部使者至縣欲起翁令因言曰王與準以其先世嘗死忠朝廷待之薄遂父子誓不出仕有怨望之心使者怒拘翁三子使人督押入山求之翁聞益深墜崖傷足求者得之以出部使者見翁創甚且視其言貌坦直無他翁亦備

言其焚書逃遯之故。使者悟。始釋翁。見翁次子世傑之賢。因謂翁曰。足下不仕。終恐及罪。寧能以子代行乎。不得已。遂補世傑邑庠弟子員。而翁竟以足疾得免。翁謂人曰。吾非惡富貴而樂貧賤。顧吾命甚薄。且先人之志不忍渝也。又曰。吾非傷於石。將不能遂遜遯之計。石有德於吾。不敢忘也。因自號遜石翁。云翁偉貌修髯。精究禮易。著易微數千言。嘗筮居祕闕湖陰。遇大有之震。謂其子曰。吾先世盛極而衰。今衰極當復矣。然必吾後再世而始興乎。興必盛且久。至是翁沒且十年。而世傑以名儒宿學膺貢來遊。南雍大司成陳公一見。待以友禮。使毋就弟子列。命六堂之士咸師資之。儀忝與同舍。受世傑教益為最多。而相知為最深。因得備聞翁之隱德。乃私為志之。若此。昔人有言。公侯子孫必復其始。王氏自漢吉祥至祥覽。皆以令德孝友垂裕江左。聯綿數百祀。門第之盛。天下莫敢望。中微百餘年。天道未為無意也。元末時。其先世嘗遇異人。謂其後必有名世者出。而翁亦嘗再世而興之。筮今世。傑於翁亦再世矣。允世傑之道。真足以弘濟天下。而能澹然爵祿。不入其心。古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吾誠於世傑見之。異時求當天下之大任者。非世傑而誰乎。則異人之言。與翁之筮。於是始可驗矣。

槐里先生傳

編修戚灝撰

先生姓王。名傑。字世傑。居秘圖湖之後。其先世嘗植三槐於門。自號槐里子。學者因稱曰槐里先生。始祖為晉右將軍義之。曾祖綱性常。與其弟秉常敬常。俱以文學顯名。國初而性常以廣東參議死。與苗之難。祖祕湖漁隱彥達。父遡石翁與準。皆以德學為世隱儒。先生自為童子。即有志聖賢之學。年十四。盡通四

書五經及宋諸大儒之說時朝廷方督有司求遺逸部使者聞遜石翁之名及門迫起之不可得見先生奇焉謂遜石翁曰足下不屑就罪且及身寧能以子代行乎不得已乃遣先生備邑庠弟子員時教諭程晶負才倨傲奴視諸生見先生輒敬服語人曰此今之黃叔度也歲當大比邑有司首以先生應薦比入試衆皆散髮袒衣先生歎曰吾寧曳履衡門矣遂歸不復應試宣德間詔中外舉異才堪風憲者破常調任使之時先生次當貢邑令黃維雅重先生爲之具行李戒僕從強之應詔先生固以親老辭乃讓其友汪生叔昂旣而遜石翁歿又當貢復以母老辭讓其友李生文昭而躬耕受徒以養其母夔殮不繼休如也母且歿謂先生曰爾貧日益甚吾死爾必仕毋忘吾言已終喪先生乃膺貢入南雍祭酒陳公敬宗聞先生至侍以友禮使毋就弟子列明年薦先生於朝未報而先生歿先生儀觀玉立秀目修髯望之以爲神人無賢愚戚疎皆知敬而愛之言行一以古聖賢爲法嘗謂其門人曰學者能見得曾點意思將灑然無入而不自得爵祿之無動於中不足言也先生與先君冷川先生友先君每稱先生所著易春秋說周禮考正以爲近世儒者皆所不及與人論人物必以先生爲稱首闢時爲童子竊志之然從先君宦遊於外無因及門也今茲之歸先生歿已久矣就其家求所著述僅存槐里雜稿數卷而所謂易春秋說周禮考正者則先生之歿於南雍其二子皆不在侍爲其同舍生所取已盡亡之矣嗚呼惜哉先君幼時嘗聞鄉父老相傳謂王氏自東晉來盛江左中微且百數年元時有隱士善筮者與其先世遊嘗言其後當有大儒名世者出意其在先生而先生亦竟不及用豈尙在其子孫耶

布政魏瀚撰

先生名倫，字天敍，以字行。性愛竹，所居軒外環植之。日嘯咏其間，視紛華勢利泊如也。客有造竹所者，輒指告之曰：「此吾直諒多聞之友，何可一日相舍耶？」學者因稱曰：「竹軒先生。」早承厥考槐里先生廷訓，德業夙成。甫冠，浙東西大家爭延聘爲子弟師。凡及門經指授者，德業率多可觀。槐里先生蚤世，環境堵蕭然，所遺惟書史數策。先生每啓策，輒揮涕曰：「此吾先世之所殖也。我後人不殖，則將落矣。」乃窮年口誦心惟，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好觀儀禮，左氏傳、司馬遷史，雅善鼓琴。每風月清朗，則焚香操弄數曲，弄罷復歌古詩，詞而使子弟和之。識者謂其胸次灑落，方之陶靖節、林和靖，無不及焉。居貧，躬授徒以養母。母性素嚴重，而於外家諸孤弟妹，憐愛甚切。至先生每先意承志，解衣推食，惟恐弗及。而於妻孥之寒餒，弗遑恤焉。弟粲幼孤，爲母所鍾愛。先生少則教之於家塾，長則挈之遊江湖。有無欣戚，罔不與居。逮子華官翰林，請於朝分祿，以爲先生養。先生復推其半以贍弟。鄉人有寘豆相煎者，聞先生風，多愧悔，更爲敦睦之行。先生容貌環偉，細自美髯，與人交際，和樂之氣藹然可掬。而對門人弟子，則矩範嚴肅，凜乎不可犯。爲文章好簡古而厭浮靡，賦詩援筆立就，若不介意，而亦未嘗逸於法律之外。所著有《竹軒稿》及《江湖雜稿》，若干卷，藏于家。先生與先君菊莊翁訂盟吟社，有莫逆好。瀚自致政歸，每月旦亦獲陪先生杖屨遊，且辱知於先生。仲子龍山學士、學士之子守仁，又與吾兒朝端同舉於鄉，累世通家。知先生之深者，固莫如瀚。因節其行之大者，於此以備大史氏之採擇焉。

海日先生墓誌銘

大學士楊一清撰

正德己卯，寧濠稱亂，江西鳩集羣盜，發數千艘而東，遠近震動。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伯安傳檄鄰境，舉兵討賊。時其父南京吏部尙書王公致仕居會稽，有傳伯安遇害者，人謂公曰：「盍避諸？」公曰：「吾兒方舉大義，吾避安之，或曰：『伯安既仇賊，賊必陰使人行不利於公。』避之是也。」公笑曰：「吾兒能棄家討賊，吾何可先去以爲民望？」祖宗功澤在天下，賊行且自斃。吾爲國大臣，恨老不能荷戈首敵，卽有不幸，猶將與鄉里子弟共死此城耳。因使人趣郡縣宜急調兵糧爲備，禁訛言勿令動搖人心。鄉人竊視公，晏然如當時衆志亦稍稍定。蓋不旬月而伯安之捷報至矣。初，賊濠東下，將趨南都。伯安引兵入南昌，奪其巢，賊聞大恐，急旋舟。伯安帥吉安知府今都憲伍君文定等大戰於鄱陽湖，賊兵風靡遂擒濠，幷其黨與數千人獻俘於闕。嗚呼！自古奸雄搆亂，雖有忠臣義士必假以歲月，乃能削平禍難。伯安奮戈一呼，以身臨不測之淵，呼吸之間，地方大定。公聞變從容羣叢衆惑，屹然不爲動。伯安得直前徇國，不娶懷回顧，以成懋績。公之雅量，伯安之忠義，求之載籍，可多見哉？及是武廟南巡，權奸妬功，搆飛語陷伯安，跡甚危。衆慮禍且及家，公寂若無聞。辛巳，今皇帝入嗣大統，始下詔表揚伯安之功，召還京師。因得便道歸省，尋論功封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又以廷推兼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錫之誥券。封公勳階爵邑如子，俾子孫世其爵。適公誕辰，伯安捧觴爲壽。公蹙然曰：「吾父子乃得復相見邪？」賊濠之亂，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以爲事難猝平，而平之。然此仗宗社神靈，朝廷威德，豈汝一書生所能辦？比讒構橫行，禍機四發，賴武廟英明保全。今國是旣定，吾父子之榮極矣。然福者禍之基，能無懼乎？古云：知足不

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牖下孰與犯盈滿之戒覆成功而毀令名者邪伯安跪曰謹受教公自是日與姻黨置酒宴樂歲暮舊疾作嘉靖壬午春二月十二日終於正寢得年七十有七未屬續時使者以部咨將新命至公尙能言趣諸子曰不可以吾疾廢禮宜急出迎既成禮僵然而逝計聞上賜諭祭命有司治葬事伯安偕諸弟卜以卒之明年秋八月某日葬公郡東天柱峯之南之原具書戒使者詣鎮江請予銘公墓予曩官外制官太常接公班行不鄙謂予以知言見待予遷南京太常辱贈以文公凌文南畿道舊故甚治正德丁卯取嫉權奸歸致仕予亦避讒構謝病歸杜門不接賓客公直造內室慰語久之伯安又予掌銓時首引置曹屬號知己公銘當予屬顧以江西之變關繫公父子大節特先書之乃按公門人國子司業陸君深所著狀摘而敍之曰公姓王氏諱華字德輝號實菴晚號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學者稱爲龍山先生上世自琅琊徙居會稽之山陰又自山陰徙餘姚四世祖諱性常有文武才國初爲誠意伯所薦仕至廣東參議峒苗爲亂死之高祖諱彥達號秘湖漁隱年十六喪父屍自苗壤歸葬痛父死忠布蔬終其身人稱孝子曾祖諱與準號遜石翁學精於易嘗筮得震之大有謂其子曰吾後再世其興興其久乎祖諱世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爲太學生卒父諱天敍號竹軒初以公貴封修撰後與槐里公俱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今以伯安功俱追封新建伯祖妣孟氏封淑人妣岑氏累封太淑人進封太夫人公生正統丙寅九月孟淑人夢其姑抱緋衣玉帶一童子授之曰婦事吾孝孫婦亦事汝孝吾與若祖丐於上帝以此孫畀汝世世榮華無替故公生以今名名長兄以榮名符夢也公生而警敏始能言槐里公口授以詩哥經耳輒成誦稍長讀書過目不忘六歲與羣兒戲水濱見一客來濯足已大醉去

遺其所提囊取視之數十金也。公度其醒必復來。恐人持去以投水中坐守之。少頃其人果號而至。公迎謂曰：求爾金邪？爲指其處。其人喜以一錠爲謝。却不受。年十一從里師受業。日異而月不同歲終里師無所施其教。年十四嘗與諸子弟讀書龍泉山寺。寺故有妖物爲祟。解傷人寺僧復張皇其事。諸生皆喪氣走歸。公獨留居。妖亦寢滅。僧以爲異。假妖勢恐且試之。百方不色動。僧謝曰：君天人也。異時福德何可量。弱冠提學張公時敏試其文。與少傅木齋謝先生相甲乙。並以狀元及第奇之名遂起。故家世族爭禮聘爲子弟師。浙江方伯祁陽寧君良擇師於張公。張公曰：必欲學行兼優。無如王某者。寧親造其館賓禮之。請爲子師。延至祁陽。湖湘之士聞而來從者踵相接。居寧之梅莊別墅中。積書數千卷。日夕諷誦其間。學益進。祁俗好妓飲。公峻絕之。三年如一日。祁士有化服者歸。連舉不利。成化庚子發解浙江第二人。明年辛丑廷試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甲辰充廷試彌封官。丁未同考會試。弘治改元戊申與修憲廟實錄。充經筵官。己酉滿九載。以竹軒公憂去。癸丑服闋。遷右春坊右諭。德內辰命爲日講官。賜金帶四品服。公講筵音吐明暢。詞多切直。每以勤聖學戒逸豫。親仁賢遠邪佞爲勸孝廟嘉納焉。內侍李廣方貴幸。嘗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結張后表裏用事。衆以事頗涉嫌。欲諱之。公朗然誦說。無少避忌。左右皆縮頸吐舌。上樂聞之不厭。罷講遣中官賜尚食。皇太子出閣詔選正人輔導。用端國本公卿多薦公。自是日侍東宮講讀。眷賜加隆。戊午命主順天鄉試。辛酉再主鄉試。應天得士爲多。壬戌遷翰林院學士。食從四品祿。命授庶吉士業修大明會典。爲纂修官書成。遷詹事府少詹事。兼學士掌院事。與編纂通鑑纂要。是歲遷禮部右侍郎。仍兼日講。武廟嗣位。遣祭江淮諸神。乞便道歸省。以岑太夫人年高。乞歸便養。不允。

明年改元丙寅瑾賊竊柄士夫側足立爭奔走其門求免禍公獨不往瑾銜之時伯安爲兵部主事疏瑾罪惡瑾矯詔執之幾斃廷杖竄南荒以去瑾復移怒於公尋知爲微時所聞名士意稍解冀公一見且將柄用焉公竟不往瑾益怒丁卯遷南京吏部尙書猶以舊故慰言冀必往謝公復不行遂推尋禮部舊事與公本不相涉者勒令致仕既歸有以其同年友事誣毀之者人謂公當速白不然且及罪公曰是焉能免我我何忍許吾友後伯安復官京師聞士夫論及此將疏辨於朝公馳書止之曰汝將重吾過邪公性至孝初竹軒公病報至當道以不受當遷官宜出受新命公臥家不出日憂懼不知所爲踰月訃始至慟絕幾喪生襄葬穴湖山遂廬墓下墓故虎穴虎時羣至不爲害久且益馴人謂孝感比致仕岑太夫人年近百歲公壽逾七十猶朝夕爲童子嬉戲以悅親左右扶掖不忍斯須去側太夫人卒塊苦撋踊過毀致疾及葬徒跣數十里疾益甚竟以是不起處諸昆弟篤友愛祿食贏餘恆與共之視其子若已出氣質醇厚坦坦自信不立邊幅議論風生由衷而發廣廷之論入對妻孥無異語人有片善亟稱之有急惻然赴之至人有過惡則盡言規斥不少回曲坐是多遭嫉忌然人諒其無他則亦無深怨之者識宏而守固百務紛沓應之如流至臨危疑震蕩衆披靡惶惑獨卓立毅然不爲變若是蓋有人不及知者矣公之學一出于正書非正不讀客有以仙家長生之術來說者則峻拒之曰修身以俟命吾儒家法長生奚爲儉素自持貨利得喪不屑爲意樓居厄于火貲積一空親朋來救焚者款語如常爲詩文取達意不以雕刻爲工而自合程度所著有龍山稿垣南草堂稿禮經大義諸書雜錄進講餘抄等稿共四十六卷藏于家初配贈夫人鄭氏淵靜孝慈與公起微寒同貧苦躬紡績以奉舅姑旣貴恭儉不衰壽四十一先公三十六

年卒繼室趙氏。封夫人側室楊氏。子男四長卽伯安守仁名別號陽明子其學邃於理性中外士爭師之稱。陽明先生次守儉太學生次守文郡庠生次守章女一適南京工部都水郎中同邑徐愛初鄭夫人祔墓穴湖已而改殯郡南石泉山石泉近有水患乃卜今地墓公云惟古賢人君子未遇之時每以天下國家爲己任出而登仕其所遭際不同而其志有遂有不遂非人之所能爲也。公少負奇氣壯強志存用世顧其職業恆在文字間而未能達之於政際遇孝宗講筵啓沃聖心簡在柄用有期不幸龍駄上賓弗究厥用晚登八座旋見沮於權奸偃蹇而歸豈非天哉然有子如伯安所建立宏偉卓犖凡公之所欲爲噤而不得施用者皆於其子之身而顯施大發之公又親及見之較之峻登大受既久且專而泯然無聞於世者其高下榮辱宜何如也。王氏之先有植槐於庭蔭後三公者遜石翁大有之占其類是乎銘曰孰不有母孰如公母壽七十之叟蹉跎拜舞百歲而終歸得其所孰不有子公子天下士亶其忠勤以事其事不有其身惟徇之義是子是父允文允武勳在冊府帝錫之爵士其生不負而歿不朽銘以要諸久。

海日先生行狀

國子司業門人陸深譏

先生姓王氏諱華字德輝別號實菴晚復號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學者又稱爲龍山先生其先出自晉光祿大夫覽之曾孫右軍將軍義之由琅琊徙居會稽之山陰後二十三代孫迪功壽又自山陰徙餘姚至先生之四世祖廣東叅議性常又五世矣叅議博學善識鑑有文武長才與永嘉高則誠族人元章

相友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測也。誠意伯劉伯溫微時嘗造焉。參議謂曰。子真王佐才。然異時勿累老夫。則善矣。伯溫既貴。遂薦以爲兵部郎中。擢廣東參議。卒死於苗難。高祖諱彥達。號秘湖漁隱。漁隱年十六。自苗中裹父尸歸葬。朝夕哭墓下。痛父以忠死。窶衣惡食。終身不仕。鄉里以孝稱之。曾祖諱與準。號遜石翁。偉貌修髯。精究禮易。著易微數千言。居秘湖陰。嘗筮得大有之震。謂其子曰。吾先世盛極而衰。今衰極當復矣。然必吾後再世而始興乎。興必盛且久。爾雖不及顯身。沒亦與有焉。祖諱世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爲太學生。卒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祖妣孟氏。贈淑人。父諱天敍。別號竹軒。封翰林院修撰。贈禮部右侍郎。妣岑氏。封太淵人。正統丙寅九月甲午先生生。先夕孟淑人夢其姑趙抱一童子。緋衣玉帶。授之曰。新婦平日事吾孝。今孫婦事汝亦孝。吾與若祖丐於上帝。以此孫畀汝。子孫世世榮華無替。故先生生而以今名。名先生之長兄半岩先生。以榮名夢故也。先生生而警敏絕人。始能言。槐里先生抱弄之。因口授以古詩歌經耳。輒成誦。稍長。使讀書過目不忘。六歲時。與羣兒戲水濱。見一客來濯足。已大醉。遺其所提囊而去。取視之。數十金也。先生度其人酒醒必復來。恐人持去。投水中坐守之。有頃。其人果號泣而至。先生迎謂曰。求爾金邪。爲指其處。其人喜躍以一金謝。先生笑却之曰。不取爾數十金。乃取爾一金乎。客且慚且謝。隨至先生家。無少長咸遍拜而去。岑太夫人嘗績窗下。先生從旁坐讀書。時邑中迎春。里兒皆競呼出觀。先生獨安讀書不輟。太夫人謂曰。若亦暫往觀乎。先生曰。大人誤矣。觀春何若觀書。太夫人喜曰。兒是也。吾言誤矣。年十一。從里師錢希寵學。初習對句。月餘習詩。又兩月餘。請習文。數月之後。學中諸生盡出其下。錢公嘆異之。曰。歲終。吾無以教爾矣。縣令呵從到塾。同學皆廢業擁觀。先生據案朗誦。若無

賭錢奇之戲謂曰爾獨不顧令卽謂爾倨傲呵責及爾且柰何先生曰令亦人耳視之奚爲若誦書不輟彼亦便柰呵責也錢因語竹軒公曰公子德器如是斷非凡兒十四歲時嘗與親朋數人讀書龍泉山寺寺舊有妖爲祟數人者皆富家子素豪俠自負莫之信又多侵侮寺僧僧甚苦之信宿妖作數人果有傷者寺僧因復張皇其事衆皆失氣狼狽走歸先生獨留居如常妖亦遂止僧咸以爲異每夜分輒衆登屋號笑或瓦石撼臥榻或乘風雨雷電之夕奮擊門障僧從壁隙中窺先生方正襟危坐神氣自若輒又私相嘆異然益多方試之技殫因從容問曰向妖爲祟諸人皆被傷君能獨無恐乎先生曰吾何恐僧曰諸人去後君更有所見乎先生曰吾何見僧曰此妖但觸犯之無得遂己者君安得獨無所見乎先生笑曰吾見數沙彌爲祟耳諸僧相顧色動疑先生已覺其事因佯謂曰此豈吾寺中亡過諸師兄爲祟邪先生笑曰非亡過諸師兄乃見在諸師弟耳僧曰君豈親見吾儕爲之但臆說耳先生曰吾雖非親見若非爾輩親爲何以知吾之必有見邪寺僧因具言其情且嘆且謝曰吾儕實欲以此試君耳君天人也異時福德何可量至今寺僧猶傳其事天順壬午先生年十七以三禮投試邑中邑令奇其文後數日復特試之題下一揮而就令疑其偶遇宿構連三命題其應益捷因大奇賞謂曰吾子異日必大魁天下遠邇爭禮聘爲子弟師提學松江張公時敏考校姚士以先生與木齋謝公爲首並稱之曰二子皆當狀元及第福德不可量也方伯祁陽寧公良擇師於張公張曰但求舉業高等則如某某者皆可必欲學行兼優惟王某耳時先生甫踰弱冠畱親至館舍講賓主禮請爲其子師延至家湖湘之士翕然來從者以數十在祁居梅莊別墅墅中積書數千卷先生晝夜諷誦其間不入城市者三年永士有陳姓者聞先生篤學特至

梅莊請益間取所積書叩之。先生皆默誦如流。陳嘆曰：昔聞五經笥。今乃見之。祁俗好妓飲。先生峻絕之。比告歸。祁士以先生客居三年矣。乃祕兩妓於水次。因餞先生於亭上宿焉。客散。妓從祕中出。先生呼舟。不得。撤門爲桴而渡。衆始嘆服其難。始先生在梅莊。嘗一夕夢迎春歸其家。前後鼓吹旛節。中導白土牛。其後一人輿以從。則方伯杜公謙也。旣覺。先生以竹軒公岑太夫人皆生於辛丑。謂白爲凶色。心惡之。遂語諸生欲歸。諸生堅留之。甯生曰：以紜占是夢。先生且大魁天下矣。夫牛丑屬也。謂之一元大武。辛金屬。元邪。先生曰：何從知之。祝者曰：疇昔之夕。夢山神曰：後日薄暮有王狀元來。吾以是知之。先生異其言。與梅莊之夢適相協。因備紀其事。自是先生連舉不利。至成化庚子。始以第二人發解。明年辛丑果狀元及第。杜公爲京兆。悉如其占云。是歲授官翰林院修撰。甲辰廷試進士。爲彌封官。丁未充會試同考官。弘治改元。與脩憲廟實錄。充經筵官。己酉秩滿九載。當遷。聞竹軒疾。卽移病不出。當道使人來趨。親友亦交勸之。且出遷官。若凶聞果至。不出未晚也。先生曰：親有疾。已不能匍匐歸侍湯藥。又逐逐奔走爲遷官之圖。須家信至。幸而無恙。出豈晚乎。竟不出。庚戌正月下旬。竹軒之訃始至。號慟屢絕。卽日南奔。葬竹軒於穴湖山。遂廬墓下。墓故虎穴。虎時時羣至。先生晝夜哭其傍。若無睹者。久之益馴。或傍廬臥。人畜一不犯。人以爲異。癸丑服滿。陞右春坊右諭德。充經筵講官。嘗進勸學疏。其略謂貴緝熙于光明。今每歲經筵不過三四御。而日講之設。或間旬月而始一二行。則緝熙之功無亦有間歟。雖聖德天健。自能乾乾不息。而宋